



古書屏燭記續編

袁芳榮 /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古书犀烛记续编

袁芳荣/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书犀烛记续编 / 袁芳荣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308-11453-0

I. ①古… II. ①袁… III. ①古籍—收藏—中国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2867号

本书由作者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2-156号

古书犀烛记续编

袁芳荣 著

责任编辑 周红聪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93千

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453-0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 88925591

自序	1
第一章 明版古籍	5
《洛阳伽蓝记》	7
《耕余剩技》	11
《金汤借箸十二筹》	18
《万历三大征考》	23
《帝鉴图说》	30
《乐律全书》	38
《离骚图》	46
《欣赏编》及《续编》	53
《牡丹亭还魂记》	64
名人题识本	72
澹生堂藏书的流散	81
第二章 清版古籍	85
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	87
《淡水厅志》	95
《棉花图》与钦定《授衣广训》	104
铜版《西清古鉴》	111

《西巡盛典》	118
《徐霞客游记》	127
《平山堂图志》	134
《峨山图说》	141
《审音鉴古录》	149
《意林》	154
《春灯谜》	163
《藏书纪要》	166
游戏文字	180
《双梅景暗丛书》	185
《六经图考》与避讳	195
《鸿雪因缘图记》	198
《晚笑堂画传》	206
姚华的蝇头小楷	211
姚华《读段氏注说文解字逐日札记》	215

第三章 民国古籍 221

《中国版画史图录》 223

中华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 229

《文渊阁藏书全景》 237

《水竹邨人集》 245

《章氏丛书续编》 252

李明仲《营造法式》 259

《咫园丛书》与合众图书馆 263

《陈老莲水浒叶子》 267

自序

一头栽进故纸堆，悠游古旧书海，有如蠹鱼喜爱在书堆间穿梭。怡然自乐，且乐此不疲。究竟是何道理，自己也莫名所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瀚无涯，赖以传承的载体，以书最具影响力。有一出以藏书楼为背景的连续剧——《风满楼》，里面有段话说：“书是文明之源，是先贤圣德，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大道。”“先人以文载道，以书载道，千古精神才得以传承下来，因此要尊书爱书，虔诚得像对祖宗一样去膜拜它。”我对书的感觉亦是如此，所以爱书尊书的心理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就产生了。

我出生于台湾南投县水里乡，在这偏僻的乡下地方，年轻时期能接触到的书籍，除了教科书之外，就是从学校图书馆里借阅的历史小说，例如《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七侠五义》，等等。对于这种有历史背景的故事情节，我总是入迷不已，百看不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熏陶，或是本性使然，在买书藏书方面，我一直都有厚古薄今、倾中排洋的心理。

我买书的历史并不长，那是中年以后才有的事，在那个星期六还需要上半天班的时代，逛逛古旧书店，是每个星期六中午下班后打发时间的方式。当时光华桥下的书摊是必逛之地，旁边的新光华商场也都要走上一遭。我记得我买第一部古籍就是在新光华商场地下室的百城堂书店，一部明版的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约花了我一个月的薪水，一出手就很重，现在回想起来，胆子不小。当时对

于古籍版本一窍不通，但是潜意识里对这种有些年代的版印书籍的纸香墨味却深为着迷，总把它们当做艺术品看待，更何况这部套印本五色印制，色彩斑斓，是古代刻书工匠们的精心杰作，从此打开了我收藏古籍的门径。

我喜欢到百城堂逛逛，几乎每星期都会去，因为书店主人汉章兄会跟我聊版本、聊收藏，每去一次就觉得功力又累积一层。在百城堂的书堆中寻书，我都把它想象成是在民初的琉璃厂，憧憬着爱书人与店主人谈书论交的情况。直到现在，我都还怀念当时他每每从抽屉中抽出一叠书来说“好东西”的那一幕幕景象。

除了百城堂，台北地区还有几家贩卖古书的书店，其中较具规模的是敦化南路诚品书店附设的古书店，那里还曾经举办过四次古书拍卖会，可谓盛况一时，但终究无法继续营运而收场，非常可惜。我写了一篇《回忆台北古书店》，记录了当年我走过的几家书店，那充满古墨旧纸的书香，仍然时常萦绕在心中深处。

古籍的书价高，收藏本来就不容易，多年来节衣缩食为藏书，勉力仅止一小橱。而近几年，大陆古籍拍卖行情骤然红火，令人吃惊，已非薪水阶级如我者所能盼望的了，所以一小橱仍然还是一小橱。而且因为工作的关系，都没有时间去翻阅、去了解这些藏书的内容，只能偶尔拿出来闻闻那迷人的古书味道，或是看看书里的版画插图，稍解隐藏心底深处的那股嗜古情怀而已。

2009年7月，我提前从公务机关退休，一方面是那不受羁绊的自由灵魂在作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那一小橱的古籍在呼唤，它似乎在呼唤说：“藏而不读，不如不藏。”所以退休后我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整理翻阅那一小橱书籍，以前欣赏它的版刻、它的纸墨、它的装帧，当

成艺术品来看待，现在终于有点时间可以翻一翻它的内容了。但是古籍的特点就是文言文书写，而且全无标点，读起来不容易，更何况我不具文学底子，要读顺它何其困难，更不用说是要读懂它了。

不过，古籍的魅力就在这里，一册在手，看着发黄的纸、版印的字、木刻的图，愉悦的心情油然而起，根本舍不得放下它，于是就这样读着读着，也读出兴趣来了。读古书首先要学会断句，才能正确琢磨句中的含义。这是一种磨炼，好像回到学生时代上语文课一样，只是现在没有了老师的口授指导，完全需要自己用心去体会，若遇到了艰涩难懂的字句，还需要利用各种工具去查询，以明其意。在研读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与内容相互牵连或引申演绎的情形，需要寻找更多数据加以充实或验证，因此上图书馆的机会比以前增加许多。这种自由读书的日子和以前朝九晚五的上班截然不同，别有一番乐趣。

我有时候也会思忖着，以我一个文学门外汉来研读这些古籍，会不会太不自量力了，尤其经史典籍，通常都是学者们在研究，我如何读得来呢？还好我原来收藏这些古籍，都因为它的版本趣味吸引我，所以正经正史收藏并不多，现在研读的方向仍然以书籍的趣味性为主，而不在它的学术性，在心得写作上，也就比较自由而不必有如撰写论文般严肃了。退休至今已三年，心得累积数十篇，今将其出版，权充退而不休的明证。

《晋书·温峤传》里有个故事，温峤有一次到武昌的牛渚矶，这里水深不可测，传说水面下有许多怪物，于是温峤就点燃犀角当作烛火来照明观看，不一会儿，就看见水里面许多奇形怪状的动物纷纷扑向烛火，这就是犀烛典故的由来，以喻洞察事理。

我以“犀烛”名书，倒不是说书里的内容都已经弄清真相，而是要得以自勉，下笔之前，多方搜寻相关资料，努力研析，务求尽量周延。但是限于个人才学之不足，疏漏讹误恐怕难免，尚请方家不吝指正。

第一章

明版古籍

《洛阳伽蓝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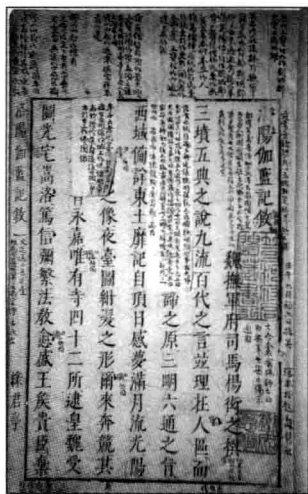
《洛阳伽蓝记》一书是南北朝时北魏抚军府司马杨炫之（一作羊炫之）所撰，记叙北魏盛时洛阳城内外佛寺的兴隆景象，兼及当时社会、政治、民俗、古迹、文艺等事，共5卷。伽蓝，梵文“僧伽蓝摩”之简称，意译为众园或僧院，后来就作为佛寺的通称。

北魏建都洛阳，崇信佛教。当时佛法盛行，高官士族争相捐输建寺，佛寺富丽无以伦比。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叙》中说：“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下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绀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北魏孝武帝永熙年间，从洛阳迁都邺城，诸佛寺僧尼也跟随迁徙。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杨炫之重回洛阳，看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一幅废墟颓败景象。他感触甚深，深恐后世难以知悉洛阳当日盛况，因此撰《洛阳伽蓝记》以记之。由于洛阳寺庙众多，无法一一记述，因此他只记述大的寺庙，小的寺庙如有特殊流传事迹者才并以述及；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及城北，共计大寺44座、小寺30座。

《洛阳伽蓝记》由于流传久远，历代版本甚多，辗转传刻难免豕亥鱼鲁，因此研究学者莫不寻求善本严加校讎，务必求其尽善无误。

我所收藏的一本《洛阳伽蓝记》，是明末常熟著名的藏书及刻书家毛晋绿君亭所刻本。毛晋较为人知的刻书处是“汲古阁”，他早期所刻书，版心上则刻有“绿君亭”三字。此本刊刻并不尽善，谬误之处甚多，经王寿彭博采各家刻本详细校对，全书校记字迹累累（图1）。



①

他在书前自书《校例》一份，说明他所采取之版本及校改笔色情形，——有“明如隐堂本，朱笔，异文书于本字之旁；吴若淮集证本，墨笔，悉录于书眉；唐宴钩沉本，墨笔，异文于字旁加墨▲；明何允中本，墨笔，异文用墨笔书于本字之旁；王谟本，紫笔，异文旁注；明吴管本，蓝笔，异文校注于旁；张海鹏本，绿笔，异文用绿笔旁注；说郭本，墨笔，校注书眉；名山胜概记本，墨笔，校注书眉”。共收集9种刊本来加以校勘，由此可以看出王寿彭用功之甚。

王寿彭在这部《洛阳伽蓝记》的校勘上极其用心，在各卷之后都有题记，例如：“据蒋氏刻本法苑珠林、明谈恺刻本太平广记重校一过，凡吴氏缺误悉皆补正，以是知校书如扫落叶之说为不误也。”“往岁借得吴氏集证本过校语，仅录第一卷及第四、第五两卷，因事中辍，今新收张氏合校本，末附有吴氏集证，遂据以补录第二、第三两卷，然张本误字颇多，尚须觅吴氏原刻本复勘也。”又例如：“据明刻本名山胜概记第三十三卷校，其本不唯脱误百出，而删节尤为失当，徒烦笔墨，了无补益。考其异同处，则与何允中本略近，盖胜概记本为何镗之书，而汉魏丛书最初辑录亦系何镗，

两书固出一源也。”校勘字迹布满全书空白之处，尚不足以尽述者，另书字条粘贴于上，这种校讎功力非寻常人能为之。

王寿彭在本书上题记的署名，大多写“寿彭记”，偶写“聃生题记”、“王箴记”及“寿彭王箴记”，钤印“王思箴印”、“寿彭”（图2、图3）。我原来以为此王寿彭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状元王寿彭。

状元王寿彭（1875—1929），字次箴，号眉轩，山东潍县人。早年家境清寒，苦读出身，17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上状元，时年27岁。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随着载泽、端方等五大臣被派往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回国后著有《考察录》一书，提倡改良教育及创办实业。宣统二年（1910）出任湖北省提学使，创办两湖优级师范学堂，并制定学款独立章程，让办学经费专款专用，为全国首创。民国后，曾任山东都督府及巡按使署秘书、北京总统府秘书及山东省教育厅长。他在教育厅长任内，将山东原省立农、工、矿、医、法、商各专门学校合并，并增设文科，成立山东大学，自己兼任校长。

但是这些题记所写的干支纪年，是从丁丑至壬午，亦即1937年至1942年；而王寿彭状元于1929年即已逝世，年代显然并不相符。而且从他的题记中看来，他曾经取张宗祥的《洛阳伽蓝记合校稿本》来校勘过，因此其年代应在张宗祥之后，但查询相关数据，均无其他名为“王箴寿彭”之人，此一疑惑有待他日再解。

此书有一藏书印，曰“笥河府君遗藏书记”，这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朱锡庚的藏书印（图4），书是他的父亲遗留给他的。朱锡庚（1761—？），字少河；其父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乾隆十九年（1755）进士，曾任官侍读学士，著有

《耕余剩技》

《耕余剩技》是一部兵家典籍，包含《少林棍法阐宗》3卷、《蹶张心法》1卷、《长枪法选》1卷及《单刀法选》1卷，新安程宗猷所撰著，明天启元年（1621）刊行。他说：“此余草莽之臣，耕余所得者也，因目为耕余剩技。”这部书被誉为是继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之后，另一部研究明代武学及继承古代武术技击的重要文献。

程宗猷（1561—1636），字冲斗，号耕叟，四川新都人，寄籍新安（今安徽休宁县），因此自称新安人。他是明代军事家及武学著作家，自幼醉心于武学，四处访师求艺，从浙江人刘云峰学刀法，从河南人李克复学枪法，从少林和尚洪纪、洪转、宗想、宗岱、广按学棍法十余年。武学造诣甚深，棍法尤精。他曾在寿春的洞穴中得到古代“铜机”一具，经过他的改良，创造出轻巧适用的“蹶张弩”。

程宗猷一生勤于习武，从游者众。他认为习武应该要胆量、意志、武艺并重，而武艺则是攻防技术与套路演练并重，只有进行成套动作的演练，才能全面提高进退、跳跃、转圜各种身法，避免临敌掣肘。所以他的《耕余剩技》里的棍、枪、刀法都是势势相承的套路，并且绘有图示，方便演练。

这部《耕余剩技》里的《少林棍法阐宗》3卷，撰著最早，万历四十四年（1616）即已问世。因为他曾在少林寺随武僧习棍法十余年，深得少林棍法之精髓。因此《少林棍法阐宗》问世，使得明代少林棍法之精粹广为世人所知，并得以保存传承。